



WHERE SOUL RESIDES

灵魂居住的地方

盖明生·文·摄影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灵魂居住的地方 / 盖明生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5008-4114-2
I. 灵... II. 盖... III. ①游记—西南地区②摄影集—西南地区 IV. K928.97 J421.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81098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45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62005047 (编辑室)

发行热线: (010) 62045450 62005042 (传真)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字 数: 150千字

印 张: 18

印 数: 001-8000册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WHERE
SOUL
RESIDES
灵魂居住的地方

盖明生◎文◎摄影

中国工人出版社





盖明生先生始以摄影立身，进入知天命之年，却以文藻蜚声。

他的文字生活缘于1993年在黑海西岸的意外受伤。冥冥之中，似有神灵在诱导，几经山路回转，他似误入桃花源的武陵渔人，在横断山脉穿行了整整四个春秋。

在这段日子里，他的足迹遍及六江流域，即所谓“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的山山岭岭。当然，他也曾数度远行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以及喜马拉雅山麓，但那只不过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与理解花马故地，以及纳西民族。

在两千多个日日夜夜，盖明生先生历经二郎山遭遇流石，在理塘车陷泥淖，汽车抛锚无人区，脚屋乡被藏獒袭击，照相机被人抢夺，马匹受惊于格聂神山，野狼进了帐篷相与搏斗等惊险生活，也欣赏到了泸沽湖如画的景色，贡嘎山似梦的奇美，白水台造化的神工鬼斧，梅岭雪山显现于云雾中的神秘……更为重要的是，他认识了娜珠这样纯情的纳日姑娘，与罗桑益世活佛、肖淑明、习阿牛、老墨、和玉才、和玉全、宣科、李锡这样的纳西族各界人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寻找到了自己心中的香格里拉——人与自然的完美和谐，人与人的相互关爱，宗教与宗教的友好相处，民族与民族间的宽容尊重。

这本《灵魂居住的地方》严格地说属于纪实性游记，但也具有浓厚的文化散文色彩。他较真实地描绘了以纳西族为核心的横断山脉各文化群体在20世纪末的生活图像。其中积淀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也凸显出现代社会催生的种种变化。活生生的人物，鲜灵灵的事件，一切都真真实实，感人肺腑，毫无雕饰痕迹。

由于作者将审美主要聚焦于纳西族，因而对纳西文化的许多问题都作了生动的记述，并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如，通过考察贡嘎岭及其周边的自然与人文资源，他提出纳西族的魂归地应该是贡嘎山而非贡嘎岭，而贡嘎山之所以成为魂归地是因为纳西族先民摩挲人曾长期生活在这一地区，其证据是那里至今保留有莫溪沟、磨西镇、摩梭营、磨西面等大量地名。如，他正面揭示了纳西族四个支系之间的关系，认为纳西、纳日(摩梭)、阮可、摩里摩挲都是古摩挲人的后裔，他们之间有差异，有区别，但共同点是主要的，假如说存在于盐源、永

宁等地的纳日文化是支流，那么分布于丽江、中甸等地的纳西文化才是纳西族文化整体的主流。又如，他对金沙江上游岩画群的作者与意义，纳西族与普米族的关系，纳西族各支系的虔诚崇拜，对纳西族民族性格等都提出了极有价值的看法，而且大都一语中的。通过这一切，作者为我们描绘出了一个纳西文化的完整画像，也为我们解析了纳西民族的历史变化。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盖明生这位被称为“中国的洛克”的作者对洛克作了振聋发聩的点评。他既肯定洛克在国际纳西学界的重要地位，但同时也对其贵族式的、救世主式的、旁观式的纳西文化研究学风作了抨击，尖锐指出了洛克的文化侵略性。盖先生对洛克的批评不能不引起纳西学界的注意，因为纳西学长期笼罩在殖民主义的阴影之中，以洛克之是非为是非，以洋人之正误为正误是不能确立纳西学的本体的。

不可避免，盖先生的《灵魂居住的地方》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如他将东巴经中有关居那什罗神山的描写与贡嘎山的自然景象一一实证化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如他仅凭40余个象形符号便断定摩梭（纳日）人有文字系统的做法有失妥当；如他对纳西族西部地区的考察仅限于大研古城，而将广大乡村，尤其是奉科、宝山、大东、鲁甸、塔城等置于视野之外，大大影响了他对纳西文化的广度把握与深度解析；如他对极个别“纳西学者”的言论审察不慎，从而使自己的个别论述带有一定的硬伤。不过，瑕不掩瑜，这仍然是国内外所出版的以横断山脉为对象，以纳西文化落笔的众多作品中最令我亲近、最令我感动的一部。

正因为上述种种理由，我及整个纳西族人民、纳西学界都不能不祝贺这本《灵魂居住的地方》的正式出版，不能不感谢盖明生先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我们衷心期待着盖明生先生写出更多揭示中国少数民族命运的好作品。

承蒙盖明生先生及中国工人出版社王小平女士之好意，是为序。

国际纳西学学会会长 白庚胜

2001年8月赴爱沙尼亚访问前夜于北京华威西里寓所

第一章 我找到了那个地方（1996年5月~9月·泸沽湖） 9

CHAPTER ONE I FOUND THE PLACE

(Lugu Lake May-September, 1996)

摩梭女娜珠和尤姆

Female Muosuo Nazhu and Youmu

深入摩梭人的世界

Deep into the world of Muosuo people

温泉，达巴的葬礼，神秘的摩梭文字

Hot springs, funeral of Daba, mysterious Muosuo

谁走进了泸沽湖的记忆

Who walked into the memory of Lugu lake?

接近活佛

Getting close to Living Buddha

正在消逝的女儿国

The vanishing country of women?

第二章 生死神山（1996年9月~11月·理塘·贡嘎山） 81

CHAPTER TWO HOLY MOUNTAINS OF LIFE

AND DEATH

(Litang-Gongga Mountain September-November, 1996)

木天王的边疆——理塘

The to Litang beyond Erlang Mountain

温泉迷宫里的金色男孩

The golden boy in the maze at the hot springs

在格聂神山上

On top of Genie Holy Mountain

和死神握手后再告别

A farewell after shaking hand with Death

狼走进了帐篷

A wolf enters the tent

灵魂出窍的地方

A soul-sucking place

贡嘎迷踪

The mysterious trails at Gongga

第三章 还乡可有去路？（1997年3月~7月·西双版纳·凉山） 136

CHAPTER THREE NO WAY BACK HOME?

(Xishuangbanna-Liangshan March-July, 1997)

忧伤的旅途

A sad journey

走出南贡山

Out of Nangong Mountain

大象的故事

The story of the elephant

“察尔瓦”和杜鹃

“Chaerwa” and cuckoo



摩梭园的女主人娜珠之玛

第四章 我看见了灵魂的翅膀(1997年8月~9月·丽江·金沙江) 173

CHAPTER FOUR I SAW THE WINGS OF SOUL

(Jinshajiang August-September, 1997)

听风五凤楼

Listening to the wind at Wufenglou

香格里拉和入侵者

Shangri-la and invaders

祖居地、白沙细乐和热巴蹉

Ancestral land, bengshixili and rebacuo

记忆的传承者们

Inheritors of memory

送魂者谁?

Who's the soul deliverer?

寻找金沙江岩画

Searching for rock murals at Jinshajiang

古老的纳西在这里

Here lies the ancient Naxi

第五章 在生命的根上(1997年9月23日~10月·怒江与澜沧江) 247

CHAPTER FIVE AT THE ROOT OF LIFE

(Nujiang September 23-October, 1997)

贡山, 香格里拉?

Gongshan, Shangri-la?

过高黎贡山

Climbing Gaoligong Mountain

住在树洞里的人

The man who lives in a tree hole

文面的独龙女人

Dulong woman with a tattooed face

第六章 谁在前面唤我?

(1997年10月~1998年11月·澜沧江·贡嘎岭) 267

CHAPTER SIX WHOS CALLING ME?

(Lancangjiang Gagongling October 1997-November 1998)

同路人

Journey companion

消失的阿墩子

Vanishing Adunzi

不接受外人的神山

A holy mountain that rejects outsiders

贡嘎寺奇遇

Amazing adventures at Gongga Lamasery

雪山绝唱

The Last Songs of the Snow Mountain

CHAPTER
第一章 ONE

I FOUND 我找到了那个地方 THE PLACE

1996年5月~9月·泸沽湖
Lugu Lake May-September, 1996

摩梭女娜珠和尤姆

娜珠告诉我，摩梭人的住宅有很多讲究，比如屋里的两个柱子，门口的柱子是妈妈的柱子，而里面的的是舅舅的柱子。那么没有爸爸的柱子？这个问题我没有问。屋里那块大石头称作石祖，是他们的图腾。

NaZhu told me that the Moso people are very particular about their dwellings. Those two pillars in the house are a good example. The one at the entrance was erected in the name of Mama and the one inside was erected in the name of Mama's brother. That gigantic rock in the house, called reproduct tiorgans, is their totem.

在冥冥之中，我走近泸沽湖，这个镶嵌在中国西南横断山中的高山明珠。后来我感到命运其实在那时就已经暗中牵住了我的手，只是我一直还浑然不觉。

认识娜珠和尤姆这两个摩梭女孩子其实就是那个重要的开端。

清晨，我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之城西昌的一个旅馆里醒来，吃过早餐后，开始紧张地收拾着自己的设备，这时，一辆白色的大巴已经出现在院子中间。五月的高原上仍然充满了凉意，透过有一层薄薄水汽的玻璃，我看见了王瑛。

今天是西昌地区组织的泸沽湖摄影创作考察活动的第一天，我将随着这个团一行几十个人赶往四川的盐源县泸沽湖一带。在西昌，我们已经活动了几天，尽管我是中国摄影家协会的成员，但是参加这次活动不是我的目的，我只能算是混迹在其中的一个摄影人而已，而且我还带着自己灰颓的心情，这是我一直隐藏着的心情，没有人觉察。

背着我沉重的座机出门，王瑛老远就开始对着我们笑。王瑛是盐源县分管旅游的副县长，在几天的旅行中，已经成为我们的朋友。她是彝族人，爸爸是一个老红军，王瑛本人热情开朗，特别能开玩笑，她的玩笑使几天的旅途都充满了笑声。王瑛是舞蹈演员出身，退役多年，但是身材仍然很好。

但是，今天王瑛的笑容别有内容。她站在车旁，对着我们迎上几步，对我说：盖先生，今天，我们的旅途不同喽，内容丰富了。

看见我有些不解的样子，她接着说：今天的两个向导是两个摩梭姑娘。

摩梭姑娘？这倒是我十分有兴趣的。

来大西南的时候，关于摩梭人的情况多少有些了解。有的人曾经饶有兴趣地给我讲起过摩梭人的母系氏族状态下特有的婚俗，在那位先生的口气里，仿佛摩梭人是极其开放的，正和今天某些内地人的性观念暗合。我在他的口气里，感到了一种我不是很能够接受的意味。什么意味呢？兴奋？好奇？暧昧？我说不清。

上车以后，因为我受不了山路的颠簸，王瑛特意让我坐在第一排。

一会儿，随着一阵笑声传来，我们今天的两个摩梭族向导上车了。

王瑛指着先上车的一位姑娘对满车的人说：这位是摩梭姑娘娜珠！

娜珠有些腼腆地对着大家笑了一下。这时，我开始认真地打量这位摩梭少女。她穿着鸭蛋青色裙子，黑色的大襟上衣，头上缠着摩梭人特有的头饰：萝萝。她长着一张圆圆的脸，脸色黑黝黝的，浓重的眉毛和大而黑的眼睛。她向每一位介绍过的人灿烂地笑着，天真而又纯洁的样子让我这个来自城市的人心动。我还注意到，她笑的时候，还露出一颗金牙，这颗金牙镶在上牙的侧面。我想这肯定是他们这个民族的习俗了。

接着上车的那位姑娘比娜珠还要黑，这种黑是在高原生活，长期接受紫外线照射的结果。这位姑娘长得十分丰满，直鼻子，红脸膛。她的面孔结构十分清晰，十分大气，是那种山野间毫无雕琢的大气。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摩梭人，还是女孩子，真令我叹为观止。王瑛继续为大家介绍说：这位就是尤姆。

我看见尤姆的样子，忽然想起了一张熟悉的面孔。那就是观音的面孔。我于是和王瑛说：你看这个孩子，像不像一位观音？

车上的人沉默了一下，接着大声附和起来：像，真是很像！

尤姆在人们的笑声里大方地坐着，显然也是十分高兴。

从西昌到盐源县，是一整天的路程。

车开出西昌不久，就上了金沙江畔的公路。公路修在立陡的山坡上，而下面就是滔滔的金沙江水。我有恐高症，根本不敢向下看，扫一眼，我的头皮发麻。车爬得越来越高，路也越来越颠簸。好在车上有两位摩梭姑娘，车刚开一会儿，她们就开始唱歌，她们的汉语说得不好，只会一些简单的会话。歌是用摩梭话唱的，虽然一句都听不懂，可是歌的旋律十分优美。这样车里的气氛一直十分活跃。姑娘肆无忌惮地唱着，我们一阵又一阵地鼓掌。因为车上的座位太少，而人又很多，王瑛坚持站着。在姑娘唱歌的间歇，王瑛开始认真地为我们讲述起摩梭人的婚俗。

摩梭人是纳西族的一个支系，至今还保持着母系家庭婚姻形态。其中，婚姻方式是走婚。这是一种延续了很多年的婚姻方式。摩梭人男女一旦相互爱慕，就确定了情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摩梭人里被称为阿肖。而在云南的纳西人中则被称为阿夏。总而言之都是情人的意思。

男女确定了情人的关系以后，始终是在绝对秘密的状态下进行接触的。只有女孩子的母亲知道那个男人是谁。他们的约会方式十分特殊！都是男人到女人的家里，而且都是晚上。男人来到情人家的门外，向女子所住房间的顶上扔一块小石子，听到了这个声音，女孩子就会悄悄地下楼打开房门，让男人进来过夜。第二天一大早，趁人们都没有起床，男人早早地起来，悄悄地走掉了。这很像是我们生活中男女的一般恋爱状态。可是在摩梭人中，这就是永远的爱情生活方式。

这种阿肖关系，就是固定的感情关系。一旦男女中的任何一方不再爱另外一方，则只要把对方的爱情信物交还给对方就算是表明了态度。这样解除了阿肖关系的双方就可以寻找和确定新的阿肖。在摩梭人的情感生活里，他们恪守着这样的准则，那就是决不同时结交两个阿肖。只有一个结束了，另一个才开始。在这样的婚姻状态里，如果女孩子生了孩子，这个孩子就由女方自己抚养，女方照旧住在自己的家里，而男人也是。这样男人对于自己的孩子没有任何抚养的义务。而孩子只有在过成人节那天，母亲才把孩子的父亲接来，让孩子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随着时间的推移，近年这种婚俗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当然这种变化是随着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而变化的。即阿肖的关系可以公开，男人可以入赘到女方家里，女人也可以嫁到男家。可是在泸沽湖，原来的风俗仍比较完整地保存

着。走婚依然是重要的婚姻方式。

我想起了那位向我说起过泸沽湖走婚习俗的朋友的表情，当时那个朋友馋嘴猫似的表情，曾叫我莫名其妙。现在我知道了那种表情的内容，是想入非非。

王瑛在讲完以后开始开大家的玩笑，她说：你们这一车都不是一般的人，今年到了泸沽湖，肯定会撒下种子，明年你们再来一定要带上一车奶粉，后年再派一批老师来，这里肯定有一批摄影家的后代了。坐在车后的一位年轻人问道：王县长，怎么才能够走婚哪？

王瑛说：我要告诉你一个诀窍，泸沽湖摩梭人最重要的活动是跳锅庄舞，男女手拉手一起跳。如果你的手心被哪位姑娘抠了一下，那就是姑娘在暗示你可以和她成为阿肖关系。当天晚上你就可以到她家的屋前去扔石子了。可是我告诉你们，可不要让很多女孩子抠你的手心。

这样就行吗？

王瑛肯定地说：就这样简单。

大家开心地笑了起来。

我留意了一下那两个摩梭女孩子，想，这样来调侃她们的生活方式，会不会让她们反感？可在她们的脸上，我没有看出反感或其他。相反她们对王瑛的话不断地点头赞许，脸上都挂着笑容。这倒是让我更加惊讶了。

在日落的时候，我们抵达了盐源县的左所乡。

左所临近泸沽湖，在泸沽湖的东北方，隔着泸沽湖和云南的宁蒗县的落水遥遥相望。左所和落水，多么有意思的地名！

高原上的落日惊心动魄，在灿烂的彩云衬托下，硕大的落日将余晖投向千山万水。高原的落日毫无遮拦，雄浑而又壮烈，真如一位诗人所说的，像“英雄的感叹”。车一停稳，人们就着急要去拍泸沽湖草海的落日。草海是泸沽湖的一角，因为长满了草而得名。人们想知道的是在草海之上的落日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一行人住在了左所招待所。

我不是一个专心致志地一定要在这次考察中有什么实在收获的人。我说过我的内心里隐藏着自己的想法。那天晚上，我睡觉之前，没有问第二天会有什么活动。结果清晨起来，招待所差不多空空如也。站在招待所的院子里，就可以听见山上传来一阵阵低音螺号的声音。声音传得十分遥远。还可以看见山头上冒起几十米高的浓烟。我想起来了，今天是信仰本教的摩梭人的朝山会。本教是藏传佛教的一个分支，每逢初一和十五，这里的人们都要到山上祭祀山神。



召奥一家（娜珠家）

我心中有些隐隐的遗憾，但是我感到身体不适，于是又泰然了。

这时，娜珠不知为什么来到了这里，看见我站在院子里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感到十分奇怪。她热情地问我：你，为什么不去朝山会？问这话时她费了很多力气。

我只是说，我不想去。我顺便问了一句：还有什么可去的地方？

娜珠说：去草海啊。

我说：昨天，我们坐车去过了。

娜珠说：我要回家看看，我的家在那里。

我心里忽然涌起了一个念头，一路上只是听说这里是母系社会，为什么我不去娜珠的家里看看她的家是什么样子的？可是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什么说道。于是我试探着说：娜珠，我去你的家看看，行吗？

娜珠奇怪地看着我，然后哈哈大笑：行啊！

我大喜过望。于是和剩下的几个人随着娜珠一道出发了。

我们一直在草海的边上走着，享受着草海美丽的风光。泸沽湖是一个O型天池，湖水湛蓝，碧波千顷。湖中一共有六个岛。在泸沽湖的东面，有一个豁口，有阴性的感觉。摩梭人称泸沽湖为“谢纳咪”，就是女、母、阴性的湖的意思。泸沽湖一带的摩梭人因为崇拜自然，所以植被相对来说保护得很好。走在草海的边上，一边是天蓝色的湖水，一边是森林，而草海正好是一个优美的过渡带。在这里，还有一些我不曾料想的事情，比如在泸沽湖的边上，总是能看见巨大的牛蛙。这里的人们不捕杀牛蛙。而在湖里，会忽然伸出一个硕大的脑袋，那是这一带十分特殊的一种水牛，体态很大，有的有一吨重。这个家伙忽然伸出脑袋，能吓人一跳。

娜珠的家就在草海边的斜坡上。

房子在草海的边上十分抢眼。格局也十分特殊。一个正房，看上去举架很高。在正房的后面，一个两层的楼房向右延伸然后拐向左下方。将那间正房揽在其间。整个建筑都是用粗粗的圆木搭砌而成的，看不见砖或者水泥的影子，远远地看过去，很像是童话中的猎人小屋。为了验证我的猜测，我问娜珠：你的妈妈住在哪里？

娜珠说：就是那间正房里。

我想我的猜测对了。

那你呢？我继续问她。



娜珠迟疑了一下，说：我的房间在二层楼的那个角落上。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娜珠女孩的房子男人是不能进的。

我忽然明白了娜珠的迟疑，我心里笑了。

走进娜珠家的院子，随着娜珠的手指的方向，我看见二楼一架织布机旁站起了一个女人。娜珠喊了声：妈妈。女人笑了。

我留意着娜珠的妈妈，她的年龄和我相仿，应该在四十六七岁左右。长长的脸，一笑，则露出洁白的牙齿。她双眼皮有些耷拉，显得有些老气，我想这肯定是长期操劳的结果。但是我能从她现在的样子看出她年轻时候的漂亮。娜珠先用摩梭话将我们一一介绍给母亲，母亲在楼上用摩梭话一一向我们问候着。

这时，有几个人已经举着相机迫不及待地走进了正房，接着又赶紧出来了。原来他们进门的时候，门槛太高，险些绊倒，而门框太低，撞了脑袋。这时，娜珠的妈妈从二楼走了下来。她微笑着用生硬的汉语说：进屋，吃茶，喝酒！

还进去吗？刚刚出来的人犹豫着。

这时，我们的身后发出了一个苍老的声音，回身一看，是一个更老的摩梭女人在微笑着看着我们，满面慈祥。老人一身黑裙子，腰间扎着素锦带子，嘴里叼着一个长杆大烟袋。

正在众人发愣的时候，娜珠向大家介绍说：这是我的奶奶。

奶奶？奶奶和妈妈生活在一起？只有一点常识的我们有些糊涂了。



娜珠是聪明的，她猜到了我们的疑惑，于是继续说：她是我妈妈的妈妈。

众人恍然大悟。老人是娜珠的姥姥，在这个母系家庭里，老人是最高首长，但是按照汉族人的称呼，就叫做奶奶了。为什么不叫姥姥，而叫奶奶？是不是因为这里开始与外界有了密切的接触，他们开始不自觉地接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了？我一直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

在老人的微笑里，我们感受到了一种不能拒绝的热情，最后还是进了屋子。

摩梭人的住所是非常简陋的。这间家庭主人所住的房子其实就是四周搭起木头再加上一个棚顶而已。棚顶已经被烟熏黑了，使得整个房子十分昏暗。一进门就会看见两根柱子，支撑着整个房子。柱子门口一根，里面一根。在柱子和柱子之间有一片空地，从天棚上垂下一根铁丝。铁丝的一头弯起来，挑起了一个松明灯。再向里面走，是一铺炕，炕的一侧是一个灶膛。灶膛上的锅里，正炖着什么